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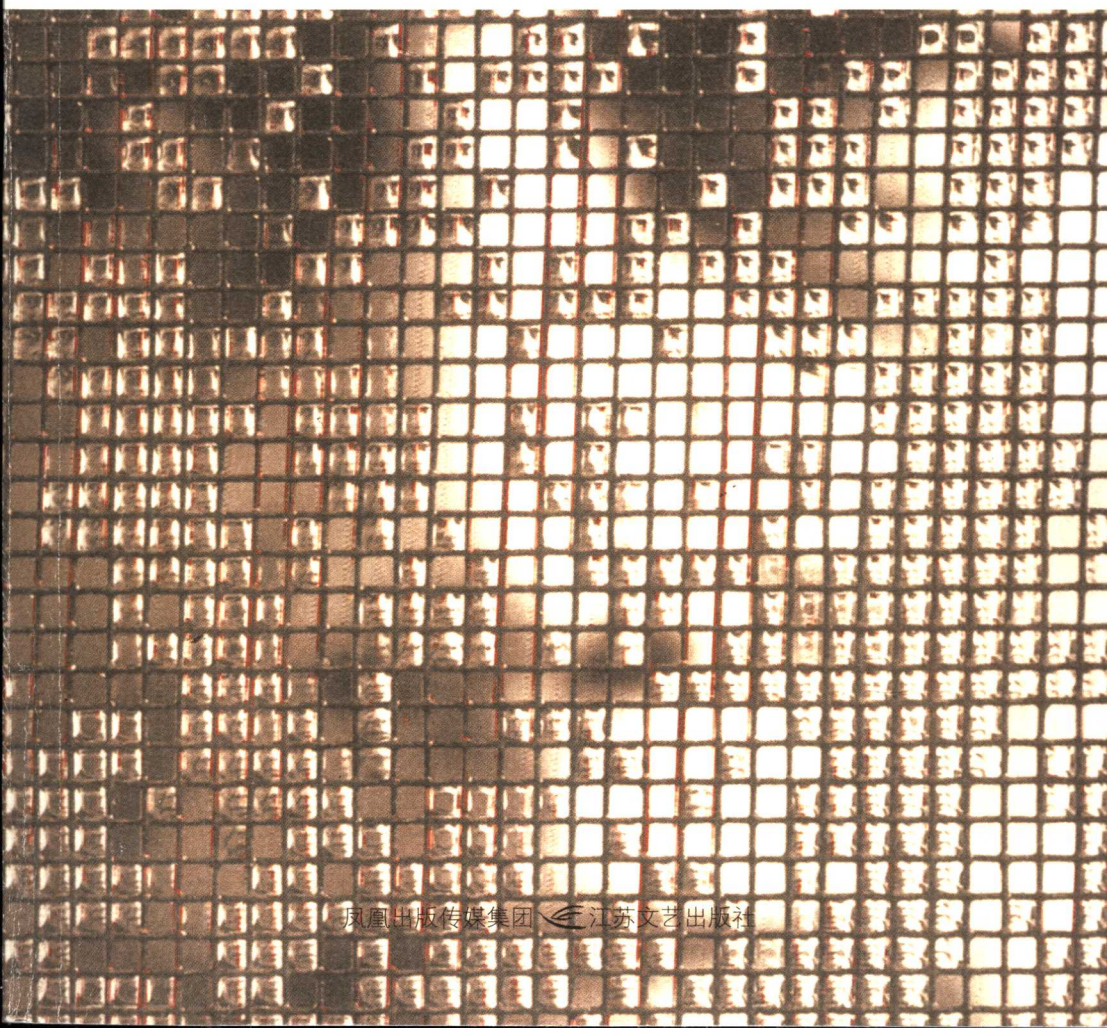
冯 华 推 理 悬 疑 系 列

雅致的恐怖，绵密的推理，纤细，敏感，直指人心

冯 华 著

当局者迷

L o s t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当局者迷

L o s t

冯 华 著

凤凰传媒出版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局者迷/冯华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 - 7 - 5399 - 2482 - 3

I . 当... II . 冯...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03899 号

书 名 当局者迷
著 者 冯 华
责任编辑 雷淑容
责任校对 笑 笑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mm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2482 - 3
定 价 1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冯华[FENGHUA]

生于七十年代。曾经的军人，现在的自由作家。代表作品，小说：《如影随形》、《迷离之花》等；电影：《警察有约》；电视连续剧：《中年计划》、《桃花灿烂》。崇尚自由的水瓶座，喜欢旅游、美食和一切非软体动物。终极理想：开一家孤老院。

冯华推理悬疑系列

迷离之花
Flower in Mist

虚拟谋杀
Mock Murder

欲罢不能
Desire

偷窥之谜
Peeking

似是而非
Love Trap

当局者迷
Lost

危险家庭
Dangerous Family

一石二鸟
Double Faces

如影随形
The Shadow

责任编辑 雷淑容

封面设计 南京七九八文化

798 cn798@126.com



冯 华 推 理 悬 疑 系 列 之 当 局 者 迷

目 录

引 子	1
第 一 章 电话悬念	2
第 二 章 酒店之谜	15
第 三 章 蛛丝马迹	29
第 四 章 队长一家	41
第 五 章 初见端倪	56
第 六 章 双重困境	71
第 七 章 遭遇暗算	84
第 八 章 证人失踪	98
第 九 章 雾里乾坤	111
第 十 章 浮出水面	125
第十一章 不期而遇	138
第十二章 发生隐情	152
第十三章 节外生枝	165
第十四章 正面交锋	179
第十五章 暗潮汹涌	193

第十六章	山重水复	206
第十七章	解密之危	220
第十八章	终极较量	234
尾 声	雾里的真实	248

引 子

将近天亮的时候，我忽然醒了。房间里隐隐流动着呼啸的风声，空气冷冰冰的，凝着细小湿滞的水汽。我从床上起身检查，发现原来昨晚自己忘了把窗户关死，风和雾从窗缝儿里挤进来，占据了几几乎整个房间。走到窗边，推窗一看，外面远远近近，全是白茫茫一片，一团一团的雾气争抢着扑过来。我不禁退后一步，心脏狠狠地紧跳了几下。在短暂的窒息感中，我默默地望着窗外。

这场大雾，是何时开始弥漫开来的？

窗前的桌上，温郁在相框里舒畅地大笑。无论我有多少渴望，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停留在那里。那笑容，看起来如此温暖，伸手触摸时，却是刺痛肌肤的冰凉。窗外涌入的雾气也包围了她，使她的笑容变得模糊，也因而更加遥远。我隔着雾气看她，隐隐听到她在向我发问：“阳平，在这场雾里，你所看到的一切，究竟哪样是真实的呢？”

我跌坐在椅子上。过去半年里的记忆，像窗外的浓雾一样，弥散在脑海中……

第一章

电话悬念

1

调到市刑警队以后，我的第一次任务，是在一个初夏的深夜，和岳琳、林光远一起去堵毒贩赵四的窝。准确地说，是岳琳带着我们两人行动，因为她是我们的队长。

那天的任务很紧急。找到赵四的这个窝点不容易，我们知道当晚这里有一笔交易，却不知参与交易的人数，也不了解他们的防范程度。因此，当我们三个顺着楼梯悄悄潜到三楼那户门外，隐隐听到里面传出男人嘈杂的交谈声时，我们发现，双方的力量对比是一个影响行动成败的关键因素。

楼洞里静悄悄的，我握着子弹已上了膛的枪，侧耳倾听门内的动静，试图确定里面的人数以及状态。我能听出门内至少有三个男人在说话，从他们说话的声音就可以判断，他们应该没有过多的戒备之意。但是对于毒贩的抵抗能力，是绝不可以低估的。我无声地看看身边的岳琳，她在黑暗中凝视着前方，眼眸闪闪发亮。令我微微诧异的是，她连眼角都没向我扫一下，却像是看到了我询问的眼神，伸出一根手指在我面前做了一个“不”的手势。

我正揣测岳琳的意图，忽然感觉到一股温热的气息贴近耳边。“先

别动，等我摸摸情况。”她的声音随着呼吸进入我的耳道。接着，她从我身边站直身体，迅捷无声地快步下楼。在经过林光远身边时，她几乎没有停留，只伸手按按林光远的肩膀，似乎那便是他们交换信息的寻常方式。而林光远对她点点头，显然已领会了她的意思。

我和林光远交换了一个眼神。我看出他对岳琳的举动表现得很镇定，于是也把屏在胸口的一口气轻轻释放出去。片刻后，楼下隐隐传来敲门声，接着是一阵安静。又过了三分钟，几乎没听到什么动静，但岳琳已经无声地回到了我们身边。

“隐蔽好，等我命令！”那个温热的耳语又出现了，简短，平静，仅在我耳边晃了一下，瞬间又离去。

我马上依照岳琳的意思跃上几级楼梯，将身体隐藏在黑暗里，从楼梯扶手间向下窥探。这时我发现岳琳身上的衣服换了，天黑，看不清颜色，但原来的一身精短便服，现在却成了宽松的裙袍。我看不到林光远在哪里，显然他也依命隐藏好了。

岳琳先伏身在门边听了听，然后悄然返身下楼。紧接着她重新上楼，这次她的脚步显得沉重拖沓，那声音放肆地在楼道里回响。很快她来到那户门前，抬手用力敲起门来。

在响亮刺耳的敲门声中，那户门内的谈话声立刻消失了。随即一个凶巴巴的男声从里面传出来：“谁？！”

我下意识地缩了缩身子，听到半层楼下一个女人粗哑暴躁的声音：“开门开门！”那声音里透着股蛮横粗俗的味道，令我有瞬间的迷惑。她嚷着，继续用力地敲门，“我是楼下的！你们家搞什么名堂？弄得我家房顶到处漏水……”

房门内沉默片刻，回答门外的女人：“你家漏水关我什么事？”

那女声立时升高了八度，直刺人的耳膜，完全是菜市场里泼妇吵架的气势：“你们讲不讲理？不是你家有问题，我家怎么会漏水？你开门啊，弄了个烂摊子就撒手不管啦？没那么便宜！你给我把门打开，让我看到底怎么回事儿！”

我屏着呼吸，几秒钟里，我听到自己心脏怦怦跳动的声音。短暂的寂静后，“吱扭”一声，房门打开一条缝儿，灯光顷刻从内门泄出，在黑暗中形成一条光带。从我的角度，看不到门内的情形，但能清清楚楚地看见，门口站着的那个女人，披头散发，穿一条袒胸露背的家居睡裙，裸露的肌肤在灯光下白得耀眼。

男人声音里凶巴巴的味道似乎减弱了些，一副妥协的语气说：“你搞错了，肯定不是我这儿的问题，我们根本就没用水……”

“我不信，你让我看看……”女人嚷着，不容分说，“砰”地把门推开，直往里闯去，“算我们倒霉，住你们楼下，三天两头闹水灾，装修的屋顶全泡烂了……”

在房门敞开的一瞬间，我看到门内那个男人有点儿茫然无措的刀条脸。没错儿，这就是赵四，我已把他的照片印在脑海中了。他迟疑了一下，似乎拿不准该马上把门关上，还是先回房把那个突如其来闯入的女人赶出去。很快他做了决定，关上了房门，把灯光以及里面那个仍然持续着的高分贝女声阻断了。

我不知道在房门关上的半分钟里，里面的情形是怎样的。只是本能地在头脑中急速做出了各种分析，试图为下一步行动找到一个最佳方案，既能实现对赵四等人的抓捕，也能保证岳琳的安全（老实说，有片刻时间，我对那个披头散发、衣衫不整的女人是否真是岳琳，实在不抱信心）。从警多年，紧张的气氛经历得并不少，但很少像这次一样，有种无端的茫然。

就在我已经准备向下挪动脚步时，那户房门又一次“砰”地被打开了，灯光中，从里面走出的女人被照得十分清晰。她是如假包换的岳琳，虽然她的表情以及她的声音，都与平时那个刑警队长有着天渊之别。现在，她的语气是悻悻然的，“见鬼，不是这儿的毛病，好好的我家怎么会漏成那样？”

门内的赵四如释重负，息事宁人地嘟囔一句：“早跟你说了不是我们的事儿吧……”他显然不想再和这个吵上门的泼辣女人多啰嗦了，退后

一步准备关上房门。

就在岳琳背对赵四从门内走出，直至赵四发着牢骚准备关上房门的短短几秒钟内，我已经看清了灯光下岳琳对我做出的手势。那意思是：里面共有三人，没武器，跟着我冲。我相信隐藏在另一处的林光远也一定看到了岳琳的手势，因为赵四还没来得及将门关上，岳琳已经以快得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急速转身，一记高而有力的摆腿，正中赵四下颌，赵四被踢得连连倒退，直撞到身后的墙上，而我和林光远几乎同时跃到门口，跟随岳琳冲进房内，三下五除二，一对一地制服了三个完全来不及反应的嫌疑人。

令人好笑的一幕是，当我们押着三个嫌疑人准备下楼时，其中一个光着上身的粗壮男人，目光在岳琳几乎半裸的胸上流连片刻，以极下流的言语冲岳琳骂了一句，语气里却充满了沮丧。这个细节，多少可以帮助我想像几分钟前房间内曾发生过的事情。

岳琳随手扯扯滑下的睡裙带，轻蔑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句：“谁让你好色的！”

我下意识地掉转目光，回避岳琳暴露的身体。然而我还是没法忽略，此时她的声音已经完全恢复成我所熟悉的那样——虽然我调到她手下工作仅仅才一个星期，可是对她的嗓音，确实已有了熟悉的感觉——圆润、富有质感，以及略显冷淡的平静，与刚才那个刺耳嘈杂的声音，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反差。

上车前，林光远经过我身边，笑着低声说：“怎么样？有点儿出人意料吧。时间长了，你就习惯她的作风了！”

我笑笑，不知说什么好。眼睛随意一扫，正巧看到先上车的岳琳正向窗外望着。她的目光是无意识的，有些散漫，五官平静地舒展着，嘴唇微微分开，使得脸上的表情中隐隐掺杂了一丝茫然的味道。我心里轻轻一动，不由地猜测此刻她心里在想些什么。这时，岳琳似乎被什么声音惊动，倏地挺直身体，迅疾将目光调回车内的嫌疑人身上。那种警觉和敏捷，令人联想到草原上的猎豹。

这就是我的新领导、新同事——刑警队长岳琳留给我的第一次深刻印象。

2

来到刑警队半个月，除了工作之外，我和岳琳没有进行过一句私人性质的谈话。如果不是一个小小的偶然，这种状况也许会一直持续下去。

那天傍晚，我在训练厅先打了一阵子沙袋，接着一口气做了三百多个俯卧撑，最后累得爬不起身，仰面躺在地板上休息。大厅里早就没人了，我没有开灯，光线已经很黯淡。寂静中，我只听见自己筋疲力尽的喘息。这时，训练厅的门沉重地响了一下，有人推门走进来。

我一动不动。来人并没有如我想像的那样打开训练厅的灯，而是径直朝我的方向走来。在即将踢到我的头时，忽然发现了我的存在，轻轻地“嗯”了一声，这声音立刻说明了她的女性身份。

厅里的光线很暗，我又是逆光看她，并不能辨认出她的面孔。但我的听力向来奇佳，结合高度的职业敏感，凭着她这一点声音，已经能确定这是岳琳——其实帮助我做判断的还有一个原因，除了刑警队的，极少有女人进训练厅。整个刑警队里，除了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之外，只有岳琳一个女性。而在遇到意外情况时，那轻而镇静的一声“嗯”，我相信只可能是岳琳发出的。

果然是她。她也很快辨认出躺在地上的这堆“烂泥”是我，退后一步，带着笑意说：“秦阳平，吓我一跳。”

我硬撑着从地上坐起来，身上酸酸的没有力气。“抱歉，我一个人，就没开灯。”

岳琳弯下腰，贴近我，仔细地看了我一眼，随便地盘腿也坐在了地板上。她用闲闲的语气说：“一身的汗，练半天了吧？没想到，你挺敬

业的。”

我笑了：“我敬业？别人这么说，我以为是表扬。岳队长这么说，我就只敢当作讽刺了。”

岳琳没有立即回答。沉默片刻，她低声说：“我就给人这种印象吗？”

我有些后悔自己的话，似乎隐藏着特别的用意似的。忙解释道：“有没有，我随口乱说，你别多心。”为了岔开话题，我又问：“这么晚，你还不回家？”

岳琳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然后她忽然提高声音，问道：“秦阳平，你好像一直有意回避我，为什么？”

“没有啊，”我惊讶地反问，“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岳琳迟疑了一下，说：“我在家里，和文杰谈起过你调来刑警队的事，他向你问好。”

我明白了岳琳的疑问来自哪里。事实上，我和岳琳的丈夫朱文杰是多年的朋友，虽然并未直接和岳琳打过交道，但彼此是知道的。调到刑警队之前，我就听说，自己将成为岳琳的部下。但我向来不惯于主动与人交往，因此，既未向朱文杰提过自己调动的事，到这里后，也从未对岳琳提过朱文杰。

“你误会了。”我向岳琳解释，“我只是不太善于和人交流。其实，一直也想跟你问问老朱的情况，但……你知道，大家都忙，也找不到恰当的机会。”

岳琳没有说话。我也沉默下来。夜色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全然笼罩了整个训练厅。空阔的大厅里，各种器械在黑暗中高低起伏，影影绰绰，似乎是一些在伺机而动的活物。我看看对面岳琳模糊的身影，忽然意识到，这种局面里潜伏着某些不安全的因素。正想站起来，只见岳琳已经站起身。

“你先走吧，我稍练一会儿。”她淡淡地说，径直从我身边走过。从脚步声判断，她是走向了双杠。

我回头看了一眼，果然，岳琳上了双杠。她似乎一下子就忘了我的

存在，在黑暗里，像只蝙蝠一样荡来荡去。我没再说什么，转身离开训练厅。在经过门口时，我犹豫着，是否要帮岳琳将大厅的灯打开，但随即意识到，如果岳琳真想开灯，刚才她就不会在黑暗中差点儿踢到我身上了。这个时候，我忽然回忆起岳琳的声音。我发现，她的声音里常常会出现某些细微的差别。令人疑惑的是，那差别不仅仅反映着情绪变化，似乎还体现了质感的不同。比如在刚才的交谈中，她的声音初时是温暖的、轻松的，质感圆润，但到了最后，忽然间就生疏冷涩起来。

我暗想，一个连声音都如此难以捉摸的女人，她的内心该是如何深不可测呢？

3

我是一名刑警。我的生活很简单，大部分时间里，只需跟从那些形形色色的案件的安排，日子就不知不觉混了过去。自从温郁去世，我一直独自居住在这个我和她共同建起的小家中。起初的几个月，要保持情绪的稳定显得十分艰难，但渐渐地，我似乎完全适应了这种状况，反而难以将自己再融入外面的世界。

只要有空闲，我会去温郁母亲那里看望她。我叫她妈妈。她已经六十七岁了，和我一样，一个人独居。她对孤独的适应能力比我还强，因此女儿温郁的离去，虽然曾令她悲痛欲绝，但并没有使她彻底崩溃。她在小院子里伺弄几种易活的花，几种新鲜的蔬菜，以及温郁父亲过世前栽下的一棵枣树。她和它们一样安静。我喜欢去那个小院里坐坐，逢着阳光好的日子，或是小雨淅沥的时候，更是觉得依依不舍。我和妈妈彼此了解，几乎从不互相宽慰，这使得我非常自在和安全，仿佛我们共守着一个秘密似的。

在温妈妈家，温郁的房间，还是和她以前住过的一样，没有一点儿改变。其实，自从她嫁给我搬出这里，直到现在，已经整整五年了，而房间

里的家具、书、照片，甚至床上的被子枕头，都不曾挪动过位置，也没有一丝灰尘，好像温郁今晚就要回来住一样。只要我来看温妈妈，不必说，她就会泡好一杯茶，放在温郁房间的床头柜上。她了解我的习惯，一定要在这张小床上靠一靠，发一会儿呆，之后才能坦然地离开。三年多了，我一直是这样。

除了温郁的母亲，周围的人很少能容忍我这种生活态度。有时我自己也觉得好笑，为什么我本人能适应的状况，在旁人眼里，却像是无边苦海，恨不得立时将我从里面打捞出来，并赐予我光明的新生活？起初，常有人为我介绍女朋友，或明或暗地带我去相亲，认为只需一个新的女人的出现，就足以将我挽救。对于他们的举动，其实我从来也没有过明确抗拒的表示，但到了后来，他们发现他们的热心从来得不到回报，耐心也就渐渐被磨平了，我终于可以比较安静地生活。

前不久，我原来所在分局里一位女同事——档案室的小陈，在大家的怂恿和拉拢下，和我增加了接触次数。我明白同事们的好意，在他们眼里，我和小陈是挺合适的一对。如果小陈对我的好感能得到我的回应，这件事情就算有了个圆满的结局。为了在临走前不过份辜负大家的好心，我一点也没有排斥和小陈接触。利用不多的业余时间，我们去看过电影，喝过茶，去郊外踏青——那段时间正好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自己认为已经很努力，以免成为众人心里一块化不开的顽冰，在离开时还徒增他们的心事，但结果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

和小陈的最后一次单独见面，还是我主动约的。我们在分局旁一家味道不错的小店吃火锅。小店生意很好，每个角落都塞得满满的，不大的店堂热气腾腾、烟雾缭绕、人声喧哗，一派热热闹闹的气氛。我不时地将火锅配菜拨进锅里，偶尔还为小陈捞点儿煮熟的菜放入她的碗中，可后来我忽然发现，对面的小陈头越垂越低，最后整个脸简直快贴到桌面上了。

我吃惊地问她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她先是像没听见我的话，直到我不放心地起身走到她身边去看她时，她才猛地抬起头，大声嚷道：